

外研社学术文库·英美文学

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牛津英国文学史

Vol.13 | 1948–2000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

英国文学的国际化

Bruce King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牛津大学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外研社学术文库·英美文学

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牛津英国文学史

Vol.13 | 1948—2000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

英国文学的国际化

Bruce King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牛津大学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 01-2007-2756

This edition of 1948-2000: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 is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 sale in Mainland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 e. excluding the territories of Hong Kong, Macau, Taiwan) only and not for export therefrom.

只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不得出口。

© Bruce King 2004

'Oxford Literary History series' is the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文学的国际化 =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nglish Literature: 1948-2000 / 金 (King, B.) 著.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2. 8
(英美文学文库. 牛津英国文学史)
ISBN 978-7-5600-8529-6

I. 英… II. 金… III. 文学史—英国—1948—2000—英文
IV. I561.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2877 号

出版人: 蔡剑峰

项目负责人: 姚虹

责任编辑: 许海峰

封面设计: 牛茜茜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址: <http://www.fltrp.com>

印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50×980 1/16

印张: 25.5

版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00-8529-6

* * *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85290001

专家委员会

主 任 钱 青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宁	王守仁	王逢振	区 钊
毛思慧	石 坚	申 丹	宁一中
吕大年	朱 刚	刘建华	刘象愚
刘意青	阮 炜	苏耕欣	杜瑞清
李公昭	李文俊	杨仁敬	肖明翰
吴 冰	何其莘	张子清	张在新
张 冲	张伯香	张 剑	张 耘
陆建德	金 莉	周小仪	胡家峦
侯毅凌	姚乃强	殷企平	郭棲庆
陶 浩	黄 梅	盛 宁	董衡巽
韩敏中	程锡麟	虞建华	

General Prefac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developments in contemporary global culture is the arrival of Wester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 FLTRP is to be congratulated for its imagination and foresight in making these crucial texts available to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literature throughout China. There is arguably no greater force in producing understanding between peoples than the transmission of literary traditions—the great heritage of narrative, lyric, and prose forms that give cultures their distinctive character.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ory stand at the crossroads of these transmissions. It is the body of writing that reflects on what a literature has meant to a culture. It investigates the moral, political, and experiential dimensions of literary traditions, linking form to content, literature to history, the sensuous love of literature to analytic understanding.

The availability of these important texts will greatly help students and teachers to become acquainted with recent criticism and major critical theories and movements. I am convinced that the series will mak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literary education of China, increasing literacy in new fields an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n extraordinarily timely venture, at a time when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y in a global contex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professionals, and beyond that, for a general readership that seek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literature.

W. J. T. Mitchell

Gaylord Donnelley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English and Ar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Editor, Critical Inquiry

出版说明

近年来，许多大专院校为英语专业的学生开设了英美文学课程，市场上也出现了各种版本的原版英美文学经典著作，它们基本上满足了高校对课堂阅读教材的需要。但是，英美文学教学中仍然严重缺少原版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评论和文学工具书等重要参考书，以至于许多学生写论文时收集资料成为一大难题，专业教师和研究人员的业务水平的提高因此受到限制，在知识更新及学术研究上也难以与国际接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以外的地方尤为如此。

据此，外研社组织了全国17所著名高校或研究院的44名英美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经过仔细斟酌，决定引进一批与教学需要相适应，有学术价值，在国外最常用且被国际公认为优秀的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史和文学工具书。这是一套开放型的系列图书，以原版加中文序言的形式分批出版。相信这套书的出版定可缓解国内大专院校中英美文学参考书匮乏的现象；同时，通过这种途径，可以有意识地引进国际知名学者的代表作，这无疑会推动和提高我国在英美文学领域的研究水平。

钱 青

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学院

作为新世纪“牛津英国文学史”(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系列的主编,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教授在其“主编前言”中对“English Literary History”作了两条较为宽泛的定义:其一,除最早期的语言混杂阶段,该文学史限于英语作品;其二,讨论的作家和作品主要出自英格兰或与之有关。第二点也许需要解释一下。众所周知,我们现在所说的英国是由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及北爱尔兰组成的联合王国。按常理,贝特教授不应该特别强调英格兰,因为这样说明显有民族沙文主义之嫌。虽然当前大行其道的“政治正确”观念不见得为所有学界中人看重,但“政治不正确”的帽子却也不是谁都愿意戴的。因而,细想之下,我觉得贝特教授此言应是出于一种历史性的考虑,就是说,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在被英格兰征服之前,曾是独立王国,有其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不宜以“English”统而化之。如果以上推想不谬,那么这也许是一种更为审慎的考虑。贝特教授解释说,“与英格兰有关”的涵义一是指英格兰之外的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以及少数其他英语国家的作家,这些作家或是长期在英格兰生活,或是其作品发表于英格兰并流传于其间;二是指来自欧洲以外国家的移民作家,尤其是那些来自大英帝国前殖民地的移民。他还指出,这套文学史特别关注的一点,就是英格兰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发生的关系。由布鲁斯·金(Bruce King)撰写的《英国文学的国际化》可以说是整个系列中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本书是该系列中的第十三卷,也是最后一卷,时间段为1948年到2000年。

布鲁斯·金是一位研究英国前殖民地英语文学的知名学者,在这一领域出版过多部著作,如《德里克·沃尔考特的加勒比海人生》(*Derek Walcott: A Caribbean Life*, 2001)、《V. S. 奈保尔》(*V. S. Naipaul*, 2004)和《现代印度英语诗歌》(*Modern Indian Poetry in English*, 2005),并编有《尼日利亚文学》(*Introduction to Nigerian Literature*, 1972)和《新民族文学和后殖民文学》(*New Nation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An Introduction*, 1998)等文集。

何谓英国文学的国际化？布鲁斯·金在该书的导言中这么解释：“20世纪后半期，英国文学经历了重大变化，这变化体现在主题上也体现在感受性上，与之前被冠以‘浪漫主义’、‘维多利亚主义’和‘现代主义’等名称的种种意识的流变一样，具有历史意义。这一阶段通常被称作‘后殖民主义’，可英国已有很久不是殖民地，因而‘后帝国化’的说法也许更好，而我认为‘国际化’最好。”作者所谓的“国际化”其实是说，英国当代日渐繁荣的移民文学受到国际瞩目，已然改变了传统意义上英国文学的性质。

在布鲁斯·金的描述中，这些移民是指来自欧洲以外并且主要是帝国前殖民地国家的作家。在这个意义上，“国际化”一词似乎并不准确，倒是“移民文学”或是“后殖民文学”也许更恰切些。但是，布鲁斯·金采用“国际化”这一说法有他自己的理由。他声明“这本书不是关于种族、政治和社会公平等问题，虽然这些问题都会引人注目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这是一本关于文学创作及其产生语境的书。”他认为，“后殖民主义”这种提法的一个问题是容易产生前殖民地颠覆帝国中心的意味。而在他看来，英国当代新移民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表现方面，新移民来英国是为了寻求更好的教育、工作和出版等机会，寻求更有保障、更自由的生活。字面上看，“国际化”较“后殖民”和“后帝国化”的确更少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更符合本书作者想客观描述一种当代文学经验及趋势的目的。通过“国际化”，他想表达的意思是，当代英国已是一个民族和文化多元化的社会，其文学自然也带有这样一种新的特质。

然而，一方面是国别文学，具有明确的属性，另一方面是国际化，这可能吗？在布鲁斯·金看来，这是可能的，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关键的问题在于，“英国的”意味着什么？“英国文学”是否到了需要重新定义的地步？作者告诉我们，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已不可能将英国看作是一个白人民族国家，移民不再是其文化中带有异国情调的点缀。他认为，在国际化了了的英国，移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关系不应是他者之于中心，而应该是一种互为吸收和交融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新的关系下，什么是“英国的”和“英国文学”将得到重新定义。这一点上，布鲁斯·金是赞同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某些思想的。他在书中介绍，霍米·巴巴（Homi Bhabha）编过一本名为《民族与叙述》（*Nation and Narration*, 1999）的后殖民主义文集，其主要思想是，以语言、宗教、地理或种族等特征为基础的本质意义上的民族是不存在的；民族是一种叙述或文本，是在和各种各样、不断变化着的压力的关系中建构起来的。简言之，“民族”的观念在某些特殊条件下会发生变化（见本书第230页）。那么，在本书作者眼里，促成民族观念发生变化的特殊条件又是什么呢？他在本书的

结论篇中说：“如果对一个民族的想象化构建包括种族成分的话，那么，‘英国的’这一涵义从白种人到种族多元化的变化便是现代化的一部分，这种现代化是由自由市场经济及其文化带来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作者，“特殊条件”就是由自由市场经济主导的全球化，而他对此持有一种肯定的态度。在他眼里，新的英国文学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语境中产生的。布鲁斯·金也许本意是要避免“后殖民”或“后帝国化”字眼中透出的过分浓重的意识形态倾向，但他似乎没有敏感地意识到，实际上，与他的“国际化”形影相随的全球化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依然夹着一条中心论的尾巴。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合理地解释了“英国文学的国际化”，但这一说法的内在悖论依然挥之难去。

实质上，这本书就是一部关于当代英国移民文学的历史，英国土生土长的白人作家及其作品不在这本书的讨论范围内。虽然当代英国文学史不能排除移民作家，但移民作家也不能代表当代英国文学的全部。布鲁斯·金显然也不是这个意思，他写作这本书是为了补充和彰显当代英国文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在导言中辩称：“也许专门写一部关于有色人种移民文学的历史有分离主义之嫌，但如果没有这样一部书，这些作家就有可能像一堆难以区分的凤尾鱼被挤在诸如‘后殖民抵抗’的某一章里，而这一章又夹杂于有关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女性主义和同性恋等20世纪文学运动的篇章之间。像这样一部貌似兼容并包的文学史往往忽视了一个应该得到讲述的故事，并且低估了这些作家在重塑英国生活以及重新定义‘英国性’上所做的贡献”（见本书第5页）。《弗吉尼亚季刊评论》（*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称该书是第一部全面描述二战之后移居英国的有色人种作家的文学史。

布鲁斯·金选择了从1948年写起。这一年，约有700多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移民分乘3艘船到达英国，成为英国战后新移民的开始。全书分四章，除第一章的时间段为20年（1948-1969）外，其余三章均以10年为一分期。每章的结构一样，都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对所分时期的概述，包括时代特征、重要作家的活动和代表性主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和宗教等多方面背景和事件，重在勾勒影响新移民文学创作的社会、思想和历史语境。其余的三个部分按文类分别介绍所分时期的小说、诗歌和戏剧。从结构上看，这种安排属于传统一路。作者本人对这点也很自觉，但在他看来，这适合于他的目的。按时间顺序写，可以清晰地展现新移民文学是如何由最初讲述局外人的故事而至后来重新定义其英国性文化身份的发展历程。以10年为段的分期，作者也承认有其武断性，但他认为这只是观察和把握一个阶段的历史面貌以及组织材料的一种较为有效的手段。应该说，有这样的解释我们也就不必为

此苛责作者了。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写历史,分期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也是必要的。10年为段的分期方法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很常见,这是因为10年的时间一般来说已能提供历史观察的视野。

在三个文类的介绍中,小说¹显然是重头戏,在各章中所占篇幅都是最长的。一方面是因为小说的数量多,而其叙事性强之特点也往往要求在介绍时需费较多笔墨;另一方面,毋庸置疑,小说因其极强的包容性和丰富的表现手法,已经成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就是一种另类的历史。出生在前英属圭亚那的移民作家麦克·菲利普斯(Mike Phillips)在《卫报》上评论此书时,称赞布鲁斯·金在这本书里展现了传统文学批评的优点,其中一个方面指的就是它的细致。这一点的确突出地体现在小说部分的介绍中。这种细致是多方面的,可见于对作品的引用、转述故事时的质感、背景资料的丰富,以及评论时对主题和写作手法的兼顾。不但是对作品,对作家的介绍也比较细致,有时甚至能读到传记式的细节。作者对这些作家的身世、种族、家庭、教育以及宗教等背景的交待,不仅仅是为了增加本书的可读性,更重要的是与他写这本书的旨趣有关。对于移民作家来说,这些因素对他们的创作有着不可忽略的深远影响。

重要小说家得到格外关注算是题中应有之义。被公认为当代英国文坛“移民三雄”的V.S.奈保尔(V.S.Naipaul)、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和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自不待言,还有一些影响渐著的小说作者在书中也有不落空泛的介绍,如提摩西·莫(Timothy Mo)、本·奥克利(Ben Okri)、塞缪尔·塞尔冯(Samuel Selvon)、卡利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安德里娅·利维(Andrea Levy)和莎娣·史密斯(Zadie Smith)等。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一些所谓通俗类小说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介绍也不马虎,譬如,对哈古尔切·辛·巴布拉(Hargurchet Singh Bhabra)(1955–2000)的介绍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巴布拉出生在印度孟买,成长于英国的利兹和伦敦,毕业于牛津大学三一学院,是一位成功的惊险小说作家。作者在罗列其作品之后重点介

1 作者在对小说介绍时用的文类名称是Prose而非Novel或Fiction。Prose指的是非韵文性文字,通常被用来指称散文。从文字形式看,小说(包括短篇小说)自然可以被纳入Prose范畴中,它与Novel和Fiction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后者突出的是虚构性。虽然作者在本书各章中的Prose部分主要是在介绍小说,但他也提到了一些非虚构类作品,如自传和文集等。因此,以Prose归类也是有道理的。另一个例子可见于萨克文·伯科维奇(Sacvan Bercovitch)主编的《剑桥美国文学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不同的是,伯科维奇将戏剧也包括在Prose之中。

绍了《姿态》(*Gestures*)和《对手》(*The Adversary*)这两部小说,尤其是对前者,不但有基本情节的介绍,还有为评论其主题而录的作品引文。有意思的是,作者还提到巴布拉曾因在美国旧金山攀爬金门大桥而遭拘捕,这一细节看似闲笔,却自然地托出了这位作家性格怪异乃至最终自杀绝命的事实。以文学史的角度看,作家的经历与其创作之间有多大关系和什么样的关系依然是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意识在本书作者的写作中是自觉的。

对诗歌和戏剧的介绍同样也是述评结合,重在梳理流派风格和勾勒脉络。如作者总结归纳的那样,诗歌方面,英国战后20多年间的移民诗人主要来自印度和西印度群岛,其诗歌带有英王乔治五世和六世时代(1910-1952)之风。60年代末,受到西印度群岛的黑色现代派诗歌的挑战,此后黑色现代派诗歌又逐渐为具有方言特色、以抗议为主题的“表演派诗歌”(Performance Poetry)吸收并取代。及至90年代,西印度诗歌雄踞移民诗坛的局面不复继续,活跃起来的是一批种族背景更为多元化而且出生在英国的后代移民诗人。其诗歌语言不再执着于作为黑种人语言的牙买加方言,而是趋于使用标准英语或没有特别种族色彩的街头语言。戏剧方面,大致的运动轨迹是由社会现实主义(Social Realism)和布莱希特(Brecht)的影响演变为新移民对其英国性身份及其个人历史的关注。与诗歌中的情况一样,具有西印度背景的移民剧作家一度影响最大,但80年代后这种局面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批出生在英国并具有混合种族背景的作家,其中著名的如具有部分巴基斯坦血统的汉尼夫·库瑞希(Hanif Kureishi)。

前面提到,布鲁斯·金写作此书的其中一个关注点是作家创作和作品产生的各种语境,包括理论影响、文学市场、出版条件以及文学评奖等。作者以较为充实的资料介绍了在移民文学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促进作用的出版社、刊物和大学等。书中提到的出版社约有70多家,其中也包括一些名气大的老牌出版社,如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loomsbury, Penguin和Routledge等。但介绍得更多的还是那些专门或是主要出版移民作家作品的出版社,其中比较突出的有Bogle L'Ouverture, New Beacon和Xpress等。刊物中比较有影响的有*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 *West Indian Gazette*和*Wasafiri*(斯瓦西里语,意为“旅行”)等。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英联邦文学”这样的概念,指称前大英帝国殖民地作家用英语写的文学作品。1965年,利兹大学最先在英语系开设英联邦文学课程,并创办了*ARIEL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nglish Literature)*和上面提到的*The Journal of Commonwealth Literature*这两份刊物。在利兹之后,坎特伯雷的肯特大学、苏塞克斯大学、

谢菲尔德大学和斯特林大学也纷纷在这一新领域开课或是设立研究中心。

同样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文学奖。多姆·莫瑞斯(Dom Moraes)的《开端》(*A Beginning*)和V. S. 奈保尔的《斯通先生和骑士伙伴》(*Mr Stone and the Knights Companion*)于1957年和1963年分别获得“霍桑登奖”(Hawthornden Prize),这标志着移民文学开始成为英国文学的一部分。此后,设立于1969年、在英国文坛最具权威影响的“布克奖”(Booker Prize)(后改名为“曼氏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也对前殖民地作家的作品大加垂青,获奖的作家包括奈保尔(1971)、拉什迪(1981)、石黑一雄(1989)和奥克利(1991)等,得到该奖候选提名的有提摩西·莫(1982, 1986, 1991)、卡利尔·菲利普斯(1993)、罗麦西·古内塞克拉(Romesh Gunsekera, 1994)、阿卜杜尔扎拉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 1994)和阿赫达夫·苏艾夫(Ahdaf Soueif, 1999)等。1993年,拉什迪的《午夜的孩子》(*Midnight's Children*)还获得“最佳布克奖小说”(the Booker of Bookers)的殊荣。这里不妨顺便作个补充,2000年之后,年轻的女性移民作家在英国文坛特别令人瞩目。莎娣·史密斯的《白牙》(*White Teeth*)一举获得“惠特布雷德奖”(Whitbread Prize)和“橘子奖”(Orange Prize)等多种奖项,后来的几部作品也多有获奖。莫妮卡·阿里(Monica Ali)的《砖巷》(*Brick Lane*)得到2003年“布克奖”候选提名。安德里娅·利维的《小岛》(*Small Island*)获2004年“橘子奖”。

移民作家的频频获奖,的确改变了英国文坛的景观,也使“英国文学”的疆域和定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然,这一现象与当代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传播、大学政治和文学市场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从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移民作家群的崛起反映了一种自觉的身份构建意识和勃勃雄心,如安德里娅·利维在其一部小说中所说的那样:“如果英国性定义不了我,那就重新定义英国性。”

侯毅凌

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英国文学的国际化

导 读

Acknowledgements

I thank the following without whom it is unlikely that there would have been a book on this subject by me: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 (which is not responsible for my views) for a Fellowship for Independent Scholars during 2001; the Ball State University Library; the British Council Library (Paris); the Theatre Museum (London); the Ball State University Honors College and its Dean allowed the following students to help at various times with bibliographical and biographical materials—John Harris, Christopher James, Erin McMullen, Ted Fehskens, and Nicole Steward.

Material, interviews, and other information and help were provided by Melanie Abrahams (Renaissance One), Diran Adebayo, Dotun Adebayo (Xpress), Rukhsana Ahmad, Moniza Alvi, Ranjana Sidhanta Ash, Rajeev Balasubramanyam, Bidisha, Paula Burnett, Tirthankar Chanda, Rhonda Cobham, Tim Cribb, James Currey, David Dabydeen, Fred D'Aguiar, Leena Dhingra, Farrukh Dhondy, Ian Dieffenthaler, Bernardine Evaristo, Heidy Furlanis, Katija George, Brian Michael Glavey, Harry Goulbourne, Romesh Gunesequera, Marilyn Hacker, Richard Hill (Books for Keeps), Rosemarie Hudson (BlackAmber Books), Aamer Hussein, Catherine Johnson (*Calabash* and Centreprise), A. N. Jeffares, Adil Jussawalla, Mimi Khalvati, Naseem Khan (Arts Council of England), John La Rose (New Beacon), Harald Leusmann, Bénédicte Ledent, Gail Low, Nick McDowell (London Arts Board), Gary McKeone (Arts Council of England), E. A. Markham, Emma Matthewson (Bloomsbury), Arvind Krishna Mehrota, Anne Mobbs, Dom Moraes, Shymala Narayan, Susheila Nasta, H. O. Nazareth, Courttia Newland, Alastair Niven, Jenny Owen, Lauren Onkey, Claire Pamment, Mike Phillips, Steve Pope (Xpress), Alexandra Pringle (Bloomsbury), Jahan Ramazani, Lauri Ramey, Ravi Randhawa, Leone Ross, Cecile Sandten, Chikui Sarkar (Bloomsbury), Christiane Schlote, Kamila Shamsie, Muneeza Shamsie, Jon Stallworthy, Victoria Tadjoo, Jeet

ii Acknowledgements

Thayil, John Thieme, Jatinder Verma (Tara Arts), Sarah White (New Beacon), Janet Wilson, and Adam Zameenzad.

William Riggan and Marla Johnson of *World Literature Today*, Paolo Marchonni of *Wasafiri*, Abiola Irele of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 Jeet Thayil of *Gentleman* (Mumbai), Erica Waters of *The Caribbean Writer*, and Finn Fordham of *World Literature Written in English* have sent me books to review. Many of my comments are based on reviews I wrote for their journals as well as articles and chapters I have published in *Sewanee Review*, the *Review of Contemporary Fiction*, *Contemporary Novelists*, *Contemporary Poets*, *The Routledge Encyclopaedia of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James Acheson's *The British & Irish Novel since 1960* (1991), Alamgir Hashmi's *The Worlds of Muslim Imagination* (1986), and my *New English Literatures* (1980), V. S. Naipaul (1993), and *Modern Indian Poetry in English* (1987). I am indebted to Anne Walmsley's invaluable *The Caribbean Artists Movement 1966–1972* (1992), Alison Donnell (ed.),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British Culture* (2002), and Prabhu Gupta's *Black British Literature: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986) where I learned of many authors, books, and facts. Jonathan Bate and Lauren Onkey read my manuscript and made useful suggestions.

B.K.

General Editor's Preface

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is the twenty-first-century successor to 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which appeared in fifteen volumes between 1945 and 1997. As in the previous series, each volume offers an individual scholar's vision of a discrete period of literary history.¹ Each has a distinctive emphasis and structure, determined by its author's considered view of the principal contours of the period. But all the volumes are written in the belief that literary history is a discipline necessary for the revelation of the power of imaginative writing to serve as a means of human understand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ur primary aim is to explore the diverse purposes of literary activity and the varied mental worlds of writers and readers in the past.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institutions in which literary acts take place (educated communities, publishing networks and so forth), the forms in which literary works are presented (traditions, genres, structural conven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broader historical continuities and transformations. Literary history is distinct from political history, but a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literature cannot be divorced from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revolutions or the effects of social change and the upheaval of war.

We do not seek to offer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works of all 'major', let alone 'minor', writers of the last thousand years. All literary histories are inevitably incomplete—as was seen from the rediscovery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of many long-forgotten women writers of earlier eras. Every literary history has to select; in so doing, it reconfigures the 'canon'. We cast our nets very widely and make claims for many works not previously regarded as canonical, but we are fully conscious of our partiality. Detailed case studies are preferred to summary listings.

¹ Since Volume 1, *to 1350*, covers many centuries, it is co-written by two scholars.

A further aim is to undertake a crit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very notion of a national literary heritage. The word 'literature' is often taken to refer to poems, plays, and novels, but historically a much wider range of writing may properly be considered as 'literary' or as belonging within the realm of what used to be called 'letters'. The boundaries of the literary in general and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in particular have changed through the centuries. Each volume maps those boundaries in the terms of its own period.

For the sake of consistency and feasibility, however, two broad definitions of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have been applied. First, save in the polyglot culture of the earliest era, we have confined ourselves to the English language—a body of important work written in Latin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the seventeenth centuries has been excluded. And secondly, we have concentrated on works that come from, or bear upon, England. Most of the writing of other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notabl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s excluded. We are not offering a world history of writing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Those Americans who lived and worked in England are, however, included.

So too with Scottish, Irish, Welsh writers, and those from countries that were once part of the British Empire: where their work was produced or significantly disseminated in England, they are included. Indeed, such figures are of special importance in many volumes, exactly because their non-English origins often placed them in an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with England. Throughout the series,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paid to encounters between English and other traditions. But we have also recognized that Scottish, Welsh, Irish, African, Asian, Australasian, Canadian, and Caribbean literatures all have their own histories, which we have not sought to colonize.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argue endlessly about periodizatio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Oxford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is both traditional and innovative. For instance, the period around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s long been thought of as the 'Romantic' one; however we may wish to modify the nomenclature, people will go on reading and studying the Lake Poets and the 'Shelley circle' in relation to each other, so it would have been factitious to introduce a volume division at, say, 1810.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still too soon for there to be broad agreement on the

literary-historical shap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o propose a single break at, say, 1945 would be to fall in with the false assumption that literature moves strictly in tandem with events. Each volume argues the case for its own period as a period, but at the same time beginning and ending dates are treated flexibly, and in many cases—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there is deliberate and considerable overlap between the temporal boundaries of adjacent volumes.

The voices of the last millennium are so various and vital that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is always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rewritten. We seek both to chart and to contribute to that rewriting, for the benefit not just of students and scholars but of all serious readers.

Jonathan Bate